

UNDER
the
SILENT STARS

没有终点的 列车

[英] 劳拉·麦克维 著

徐培培 译

Laura McVeigh



中信出版集团

UNDER *the* SILENT STARS

Laura McVeigh

没有终点的 列车

[英] 劳拉·麦克维
著

徐培培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终点的列车 / (英) 劳拉 · 麦克维著 ; 徐培培

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8.3

书名原文 : Under the Silent Stars

ISBN 978-7-5086-8420-8

I . ① 没… II . ① 劳… ② 徐… III . ①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5404 号

Under the Silent Stars

By Laura McVeigh

Copyright © 2017 by Laura McVeig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没有终点的列车

著 者 : [英] 劳拉 · 麦克维

译 者 : 徐培培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9.75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7-54444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8420-8

定 价 : 4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第 1 部分

有些旅程是我们永远都不希望踏上的，然而我们还是迈出了脚步，因为那是活下去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我的旅程，一段我从不希望踏上的旅程。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有一些东西永远都不可能也不会被忘却，它们会伴随着我们一路走到终点。

第1章

在一个寒冷的二月夜晚，我的大哥奥马尔，在喀布尔至贾拉拉巴德的高速公路旁一处大雪覆盖的山崖上降临人世。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几条公路之一。那晚大雪突降，母亲站在没过大腿的积雪中，分娩的剧痛使她佝偻着身躯，她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在喀布尔山谷中回荡。她的身边只有父亲，可父亲从来没见过别人生孩子，更别说亲自接生了。看着妻子美丽的面容因痛苦而扭曲，听着她粗重的喘息和沙哑凄惨的哭喊声，父亲呆立原地，恐惧万分。

当然，你肯定会问，在这样冰天雪地的夜晚，他们独自来到危险重重的山上做什么？好吧，其实他们正在逃亡，从他们认识对方的第一天起，逃亡就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因为从一开始，他们这种为爱结合的行为在世人眼中就是不可理喻、荒唐鲁莽的。母亲立刻被毫无尊严地赶出家门，外祖父干净利落地断绝了他们的父女关系，留给她的只有几个冷冰冰的字：“阿齐塔，从今往后你就不是我的女儿了。”

外祖母一个字也没说。



父亲那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祖父母虽然都是性情温和的山里人，但也为父亲的冒失和鲁莽感到羞耻，害怕自己会遭到报应，因此也都跟这对不般配的夫妻保持了距离。于是，婚后的阿齐塔和迪尔（我们的妈妈和爸爸）就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没有家人也没有依靠，这种境况一直未曾改变。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有爸爸最好的朋友阿尔萨兰出席了婚礼，了解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正常家庭不会是这个样子。

婚后不久，母亲怀上第一个孩子时，恐吓事件就接二连三地爆发了。一开始还只是小打小闹，比如集市上有人故意对他们推推搡搡；回家后发现房门敞开着，橱柜里的食物已被掠夺一空。直到有一天回家，母亲发现她晾在外面的一件睡裙被人撕成了两半，涂满了鲜血。就是从那一刻起，二人决定逃离。他们将变成居无定所的流浪者，靠着她妹妹的一点钱过活，如果连家人都拒绝接济他们，那就只能靠陌生人的施舍来活命了。

母亲的妹妹阿米娅对他们倾囊相助，甚至偷偷把家里一件祖传的金首饰带给了母亲，想着将来也许能派上用场（阿米娅偷拿首饰的事，最终被家人发现了，为此，她也跟母亲一样被逐出了家门，最后去了遥远的俄罗斯——她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姐妹二人相拥而泣，那个时候谁能想到，这将是她们此生的最后一面呢？这就是我的父母为了爱情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证明了他们对爱情的坚贞和决绝。

就在奥马尔降生到这个变幻莫测的人世的那一晚，父亲和母

亲被一帮强盗盯上了，他们不得不在山谷中东躲西藏。这伙强盗打算洗劫他俩，抢走父亲那辆锈迹斑斑的拉达¹汽车。这辆 1972 年生产的汽车是父亲的朋友阿尔萨兰送给他的结婚礼物，也承载着父亲的骄傲和喜悦。可以说，除了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儿子，它是父亲生命中的挚爱。父母本打算开着这辆车到喀布尔找阿尔萨兰，寻求他的帮助，可就在他们冒着突降的大雪，在陡峭危险的山路上小心翼翼地驶向喀布尔时，汽车中弹了。

一颗子弹射穿了车门，落在了母亲脚踝边的地毯上。奥马尔就选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人世，无论如何，他至少也应该在霜冻消散之前，好好地待在母亲肚子里啊。母亲是一个意志坚定、从容镇静的女人，她断定此刻若是在汽车里生下孩子，肯定很不安全。如果他们命中注定要死在这座山崖上，死在那帮“圣战者”²强盗的枪口下，那也只好认命——但她相信安拉会保佑他们。父亲知道劝阻母亲是无济于事的，也正是这种本能的智慧让他们度过了无数难关，接连生下了六个孩子，并最终收获了一段幸福的婚姻。

在这个紧要关头，父亲抓起了汽车后座上他那条暖和的帕图³当毯子，二人踩着厚厚的积雪向山上走去，不时藏在岩石后

1 拉达：俄罗斯汽车品牌。——译者注

2 “圣战者”：这里指 20 世纪 80 年代阿富汗战争时期在阿富汗对苏联军队作战的穆斯林武装力量。——编者注

3 帕图（patu，也作 patoo）：阿富汗头巾、披肩或毯子，通常为羊毛材质。——译者注



面，躲避危险。

“就让他们把车打烂吧！”母亲朝着强盗开枪的方向愤怒地啐了一口。此时，狙击手停止了射击，他们大概以为车里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吧——或是被打死了，或是被冻死了。他们也许正穿过盘山公路朝汽车走来，企图连人带车一起劫掠。一轮满月高悬，空气似乎凝固了，尽管母亲已经尽全力压低了声音，可她的呻吟声还是在冰冷的夜空中久久回荡。奥马尔很快呱呱坠地了，父亲用颤抖的双手举着毛毯，接住了这个崭新的生命。婴儿立刻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分娩之后的母亲站起了身，靠在父亲身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宝贝儿子的眼睛。带着胜利的欢欣，父母抱着奥马尔踉踉跄跄地朝山崖下的汽车走去，在雪地上留下了一道血迹。

这时，有两个狙击手已经走到了车前，正在耐心地等待父亲返回，交出车钥匙。其中一人抽着哈希什¹，另一人腋下夹着一杆步枪，正在那里放哨。

父亲浑身颤抖。他不是一个胆小鬼，但也并非傻瓜，知道身为可疑的“共产主义同情者”，他和母亲正面临着怎样的危险。然而，刚刚创造了新生命的母亲，却显得比平时更加威严，她径直走到那两个男人面前，说道：“兄弟们……来，看看这个孩子，这是一个奇迹，多亏了伟大的安拉。现在我们得给他找个暖和安全

1 哈希什（hashish）：一种大麻浓缩物。——译者注

的地方。兄弟们，你们可得帮帮忙啊。”

不知是被母亲的美貌吸引，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弄得措手不及，抑或是抽多了哈希什神志恍惚，被母亲无所畏惧的口吻所震慑，两个强盗把抢劫的事抛到脑后，只想确保新生儿能活过这个寒夜。这个更加神圣的责任让他们立即答应了母亲的请求，父亲则惊喜不已，长长地舒了口气。尽管他们是恶棍，举止粗野又有点大麻上头，但也曾为人子女，也曾是孩子——眼下也才刚刚成年。他们欣慰于温暖的车厢，庆幸自己没有射杀这对夫妻和他们刚出世的孩子。总之，那一晚，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祥和的。

这是母亲所讲的故事，是那样扣人心弦。每讲一次，这两个山贼的形象就会高大一分。明亮的星星在寒冷的夜空中闪烁，我们仿佛能听到车上收音机里传来的迈蒙·马赫维什¹的歌声，父亲、母亲，还有那两名狙击手，就这样一路高歌，向着喀布尔的光明驶去。

当然，真相并非如此。母亲在讲故事上颇有天赋——她能把最可怕的噩梦改编成让人憧憬的美梦。正是这种天赋支撑着她和我们全家活过了这么多年。每当母亲讲起这段故事时，父亲都会流下眼泪，陷入沉默。我们明白，无论奥马尔出生的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能存活下来，靠的并不是陌生人的善意。

1 迈蒙·马赫维什（Mermon Mehwish）：阿富汗歌唱家。——编者注



那么，为什么这个故事要以奥马尔的出生开篇呢？“因为有时你必须后退几步，才能前进。”在漫长的逃亡生涯中，列车无休止地穿梭于莫斯科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间，在这条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每当列车到达终点站时，母亲都会这么说。那个时候，我们六个孩子吵着闹着想要下车。我叫阿芙萨娜，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上面有奥马尔、娅拉和贾瓦德，下面有小阿尔萨兰和小宝贝西塔拉。每次踏上月台，我们都兴奋不已，恨不得立刻停下脚步，恨不得这段从亚洲到欧洲再到亚洲的旅程赶快结束。等父母对接下来的日子有了明确的规划，或者等他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这一天肯定不会太远），我们就能离开这列火车，开始新生活了。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也不用逃亡。

第2章

火车车轮突然嘎吱作响，停了下来，我们不由得向前倾倒。

奥马尔跟贾瓦德把头探出窗外，试图一探究竟。我们此时正身处环贝加尔湖铁路上的桥梁中间。从桥上往下看，眼前的景象有点吓人：火车先是在铁轨上轻微摇晃着，然后完全静止了下来。其他车厢的乘客也纷纷走到过道上，有几位很小心地探看着外面的情况。

“有可能是轨距出了问题。”奥马尔和贾瓦德讨论着。

我这两个哥哥现在都是火车方面的专家了，对桥梁和工程学也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奥马尔说他将来要当工程师。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一直通过函授课程学习工程学知识。在这漫长的旅途中，他多亏有拿破仑的帮助。拿破仑是这趟列车的检票员，也是萨莫瓦尔茶水师傅，奥马尔的作业会被寄到沿线的火车站，拿破仑每次都替他跑到站台，拿取最新的学习资料，或者帮他寄出刚写完的作业。现在隔间里到处都是奥马尔的草图和演算稿。

在奥马尔眼里，那些造桥铺路的人，那些沿着岩石林立的海



岸、在花岗岩和石英中间炸出一条路来的人，那些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大地上一路挖、一路凿、一路爆破，硬生生造出一条条大道、架起一座座大桥、贯通一条条隧道，同时还要抵御洪水和山崩的人，这群伟大的人是真正的冒险家，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大地随意曲折。根据自己心中的图纸来创造一个世界——这正是奥马尔最想做的是。

“阿芙萨娜，别动那个。”我刚拿起奥马尔画的一张草图打算仔细研究，就被他叫住了。这张图上画的是来来回回、纵横交错的钢铁线路，看起来非常复杂。

“你看不懂的。”奥马尔叹了口气，笑着对我说。

“那你解释给我听。”我紧挨着大哥坐下，逐渐融入了他那个美丽精巧、引人入胜的新世界。

“首先呢，你得把图纸倒过来。”他大声笑着，被我突如其来的兴趣逗乐了。我照办了。

“这就对了。看这个，这样……”奥马尔的手指滑过每一根线条。向我展示作品时，他的双眼闪烁着光芒，能拥有我这样一个热切的听众，他感到既惊讶又满足。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就能建成呢？”我看着他仅凭一支铅笔和一张稿纸，像变魔术一样计算出的度数、画出的角度，最后组合成的弯弯曲曲的金属结构图，忍不住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没有人能保证每次都对，所以需要去尝试。”

我对大哥这种自信的态度非常钦佩。坐在奥马尔身旁，我很有安全感——仿佛这个世界是由一道道抽象的数学题组成的，每道题都有答案，却又那么真实可感，坚实平稳。

“嘘！”娅拉说。此刻她正在另一个隔间里学习法语——妈妈是她的法语老师——我们打扰到她学习了。

你感到很诧异吗？虽然我们正在逃亡的路上，但父母并没有因此而忽略我们的教育，反倒比其他父母更注重这些。我们学习数学、地理、科学、历史（我最爱的科目）、哲学、政治学、俄语、英语及法语，此外还阅读书籍（我一直在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还很钟爱一本破旧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这本书是我们兄妹几个共有的）。母亲希望我们能知识武装自己。每天晚上是音乐课的时间。爸爸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一到这时，他就打开收音机，调到某个地方台。我们于是听到了古典音乐、民谣和摇滚，甚至还有爵士乐、俄罗斯音乐、蒙古音乐和中国音乐——我们的旅途到了哪里，哪里的音乐就会在我们耳边响起。

有一晚，我们全都挤在第四节隔间里，听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¹，小桌上的烛光轻轻摇曳，西塔拉坐在父亲的腿上，我和小阿尔萨兰坐在地板上，娅拉、贾瓦德和妈妈坐在对面的床上，奥马尔则站在过道里。列车停了下来，以补充必需品并更换餐车，

1 《火鸟》：是伊戈尔·菲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芭蕾舞剧。他是美籍俄裔作曲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编者注



但是我们谁都没动，每个人都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中，听妈妈讲述伊凡王子与美丽的火鸟的故事。

“伊凡王子，”阿齐塔用她低沉而优美的声音讲述着，“走进了不死恶魔卡歇伊的魔幻王国，在花园里，他看到一只美丽的火鸟，捉住了它。火鸟苦苦哀求王子放了它，并承诺可以满足王子的一个愿望。”

“然后呢？”西塔拉盯着妈妈问道。西塔拉是全家人的小宝贝，小小年纪的她每晚都要听一段故事才能入睡。我们假装这个故事只是讲给西塔拉的，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早已沉醉于这种温暖、这摇曳的烛光，还有母亲那从容动听的声音。

“王子遇到了十三位公主，她们个个都美若天仙！”妈妈说，“他跟其中一位公主坠入爱河，决定向卡歇伊提亲。”

讲到这里，妈妈微笑着朝爸爸望去，但爸爸的心思仿佛在别处，他凝视着窗外。

“卡歇伊拒绝了王子的请求，派他的怪物士兵袭击王子，但此时火鸟飞了过来，对怪物士兵施了魔法，然后对卡歇伊下了咒语。”

这时，贾瓦德借着烛光，在爸爸背后的墙上用手比出了鸟的影子。扣人心弦的音乐和忽明忽暗的烛影让西塔拉有点害怕，她往爸爸的怀里缩了又缩。

“然后，火鸟把卡歇伊长生不老的秘密告诉了王子。”

“长……生……不老是什么意思，妈妈？”西塔拉问。

“就是永远不会死。”爸爸回答。

“是傻瓜的痴心妄想。”奥马尔轻蔑地哼道。

“火鸟告诉伊凡王子，那个邪恶的魔术师卡歇伊的灵魂被关在了一只巨大的、有魔力的蛋里。”妈妈一脸严肃地继续讲道，“接着，王子摧毁了这只蛋，咒语解除了，卡歇伊的宫殿与他一起瞬间烟消云散。但公主们跟伊凡王子并没有消失，他们终于苏醒过来，重新获得了自由。”

《火鸟》的曲调回旋婉转，一直演奏到最激动人心的曲末，我们听到观众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我仿佛看到了在金碧辉煌的音乐厅中，男男女女身着锦衣华服坐在观众席上，演员们在台上翩翩起舞，乐队在乐队池中倾情演奏——这些场景我已经在最爱的那本托尔斯泰的书中领略过无数次了。

“爸爸，我们以后也能看到这些吗？”西塔拉问道。

“总有一天，我们都能看到这些。”爸爸一边回答，一边给了她一个温暖的熊抱。

我的姐姐娅拉天生有一副好嗓子。有时候夜幕降临，我们都聚到餐车上去吃晚餐，她会轻声吟唱一些古老的阿富汗歌曲，有时也会唱几首法丽达·迈赫沃什¹的歌——跟我们一样，法丽达·迈赫沃什也是背井离乡的阿富汗难民。娅拉的歌曲融合了阿拉伯音乐、波斯音乐以及印度音乐，正像我们这个国家一样，是

1 法丽达·迈赫沃什（Farida Mahwash）：阿富汗女歌唱家。——编者注



一个大熔炉。每次听到娅拉唱歌，母亲都会潸然泪下，有时连父亲的眼角也会被喜悦而悲伤的泪水浸湿。因为在我们逃离喀布尔之前的那几年里，音乐是被明令禁止的。你能想象吗？不能听音乐，不能唱歌，不能演奏乐器，甚至不能哼小曲。唱首歌能有什么坏处呢？所以每当娅拉颤抖着站在餐车的角落里，暂时忘却了她自己的美丽，唱出这些歌时，我们每个人都会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是自由的。车厢里所有的乘客都为娅拉鼓掌。这是我记忆里最珍贵的时刻，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是那么美好。

而此刻，我们的列车正卡在环贝加尔湖铁道上的一段桥梁正中间。从车窗向外望去，山崖边长着一片茂盛的针叶林和白桦林，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湖水。列车已经完全停了下来，我坐在敞开的车窗前，聆听着湖畔草丛中飞来飞去的鸟儿的啼啭。我们现在已经能差不多认全这段路途中的鸟类和动物了。我和贾瓦德有时能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参照百科全书上的图片和文字说明，识别途中遇到的鸟类的叫声、羽毛颜色以及花纹等等。有时我们也会去请教拿破仑，对于任何与旅途相关的事情，他可谓无所不知。我们百无聊赖，也正好借此打发时间。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停下来了？”妈妈问正好路过的拿破仑。

“有一头鹿站在桥上不走了。我们正等着它走开呢。”

“一头鹿？”

“嗯。它要么跳起来继续往前跑，要么自己转身回森林里去。要是它一直不动弹的话，那司机只能……唉……”

拿破仑说着，偷偷地向我们这些孩子瞥了一眼。西塔拉想到这头可怜的鹿正困在湖面上（事实上，这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高高耸立的桥中间蹒跚不定，不禁瞪大了眼睛，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也许我能帮上点忙。”贾瓦德说。在几个兄弟中，贾瓦德是最善良的，他很少扯别人的头发，也不骂人，而且对所有的事都挺上心的。贾瓦德梦想着有朝一日他能生活在伦敦，或者美国，又或者在非洲的某个野生动物园里，做一名兽医或动物学家。有一次，我们在火车上碰到了几个南非人，对我们大谈特谈一个叫“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地方，从那以后，贾瓦德就对这类公园无限向往。

“谢谢你，但是我估计……”拿破仑摇了摇头。拿破仑虽然一到晚上就有点精神抑郁，但他和蔼可亲，对于我们这个似乎钟情于漫长火车旅行的奇怪流亡家庭，他逐渐生出了喜爱之情。

“让我试试吧，求你啦。”贾瓦德恳求道。

“贾瓦德……”妈妈试图叫住他，但贾瓦德已经跑到了拿破仑的前面，从一节车厢穿到下一节车厢，一路朝着火车头的方向挤去。

妈妈叹了口气——时至今日，她已经完全明白了：家长不能代替孩子去生活，不管这种想法有多吸引人，在现实中都无法成真。所以她无奈地耸了耸肩，等着贾瓦德返回。5分钟后，脑袋一直探在窗外的奥马尔喊了一声：“看呀，是贾瓦德。他到桥上了，在那头鹿旁边呢。”